

中国
绘画
大师
精品
系列

黄 颢

孟繁玮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小筑書齋 古碑

傍陽溪山名對軒

陽年來不約偶潛

泊淨几疎窗楚動香

中国
绘画
大师
精品
系列

赵孟頫

孟繁玮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绘画大师精品系列. 龚贤 / 孟繁玮著. --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80-1486-7

I. ①中… II. ①孟… III. ①中国画 - 作品集 - 中国
- 清代 ②汉字 - 法书 - 作品集 - 中国 - 清代 ③龚贤 (1618 ~ 1689)
- 书画艺术 - 艺术评论 IV. ①J222 ②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2226号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
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作 者: 孟繁玮

责任编辑: 陈军 陈东

策 划: 北京艺美联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中国绘画大师精品系列——龚 贤

出版发行: 江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江美大厦

印 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8

印 张: 40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0-1486-7

定 价: 180元

赣版权登字-06-2012-55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生平迹历	3	画论辑要	203
嘘嗟少年日，识事苦不深——生于昆山 迁寓金陵	3	画说	203
经年作客海安镇，爱比将添隐者扉——逃亡扬州 设帐海安	5	画诀	205
十载孤臣逐泛萍，扁舟何处问中兴——客居扬州	7	论画漫记	211
万累已全息，荒园足自怡——归隐金陵	11	画苑名家	214
艺术成就	27	重要画跋摘录	215
黑、厚、润、实的绘画风格	27	各家评论	225
由干入润的积墨法	49	年表简编	255
艺术分期及代表作品	54	作品目录	303
笔墨、风格与格调	170	诗词选	317
意义与影响	171		



生平迹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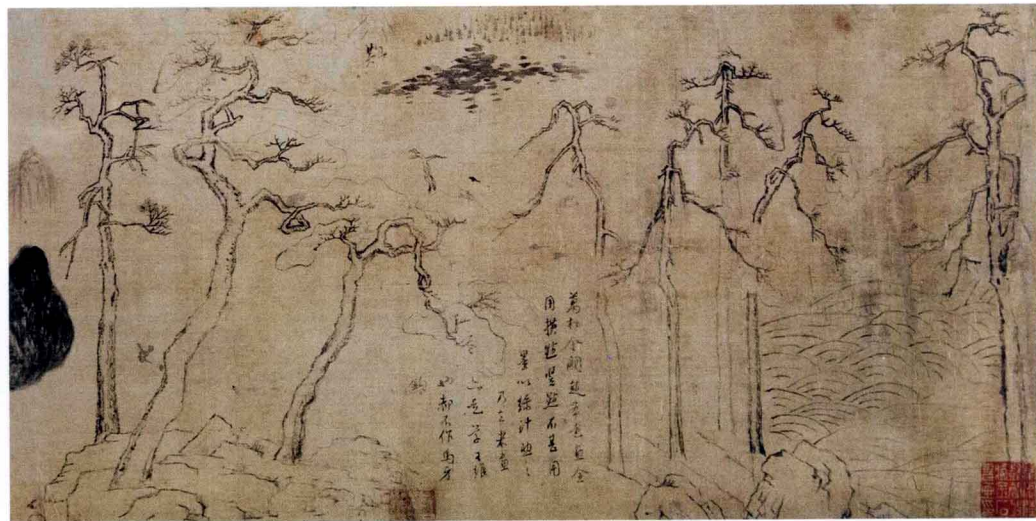
嘘嗟少年日，识事苦不深¹——生于昆山 迁寓金陵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龚贤生于江苏昆山。关于龚贤的出生年份，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²但是他的逝世年份，在孔尚任《哭龚半千》的诗句“野遗归命辰，己巳秋之半”中得到了明确的证实。这里的“己巳”就是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龚贤，明末清初著名的山水画家、诗人。明朝覆亡后龚贤又名岂贤，字半千³、半亩，号野遗、野逸、柴丈、钟山遗老等。“金陵画派”的代表人物。他工诗善画，书法也自成一脉，著有《草香堂集》、《半亩园诗草》等。

龚姓是昆山的一个大家族，祖上几代都在朝中做官，家境十分显赫。龚贤10岁左右，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不久，龚贤跟随父亲迁居到上元（今江苏省南京市），从他的诗句“余曾读书水乡，今老不能复至其地”中可以看出，从那时起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故乡昆山。后来，龚贤的父亲也随龚贤的祖父到异地做官，从此便和家人失去了联系。龚贤的母亲去世后，他的父亲后来又续娶一妻，名为王氏，小龚贤就是由这位继母抚养长大的。因为缺少亲情的关爱与呵护，龚贤在童年时期就是非常孤独的。孤独的孩子通常都

是敏感的，这种敏感也体现在龚贤的文学天赋上。因为生长在名门望族，龚贤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诗文教育和文化熏陶，尤其是在作诗赋词方面，他很早就显现出过人的才华，并且在乡间故里小有名气。可以说，诗词是龚贤持续一生的艺术挚爱，也是他记录生活、纾解情感的媒介，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质朴感人、清新明快的诗词作品。

龚贤的才华不仅体现在文学领域，还体现在绘画上。他13岁就师从艺术名家、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⁴（1555—1636）学习绘画，这样的老师让当时的许多人都羡慕不已。就像龚贤自己在《溪山无尽图》的跋文中所写道的：“忆余十三便能画，垂五十年而力砚田。”从十几岁开始的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龚贤在绘画上始终是勤奋刻苦、坚持思考的。1631年，董其昌应召前往北京任太子太保，1634年他回到松江。尽管杂事缠身，董其昌不太可能为学生们日日指授画艺，但是对学生们给予言语的点拨应该是经常的。董其昌于1636年逝世，而1631至1635年的这段时期，正是他的“南北宗”论达到成熟并对当时的画坛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也正是龚贤跟随他学习绘画的时期。而且，董其昌的交往范围非常广，当时许多著名画家都是他的圈中好友。比如董其昌和王时敏（1592—1680）、王鉴（1598—1677）、



董其昌
集古树石画稿卷之六
绢本 水墨
30.2cm×527.7cm
故宫博物院藏

李流芳（1575—1629）、杨文骢（1597—1646）、程嘉燧（1565—1643）、张学曾、卞文瑜、邵弥合称为“画中九友”⁵。通过老师的介绍，龚贤与这些画家也有一些交往，这些经历都对龚贤的艺术思想和绘画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龚贤是和杨文骢⁶一起跟随董其昌学习绘画的，他曾经在文字中这样回忆“余少时与龙友同师华亭”。身为“画中九友”之一的杨文骢，无论是艺术思想还是绘画风格，都与董其昌非常相像。跟随董其昌学画时，龚贤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杨文骢这位年长龚贤20多岁的同门师兄，就成为董师之下能给龚贤细心指导的一位重要人物了。在杨文骢的引荐下，龚贤还结识了他的内兄马士英。马士英的名声可不怎么好，《明史》中称马士英为“贪鄙无远略”之人，在政治上马士英是阉党余孽、奸臣阮大铖的靠山⁷。而且，杨文骢与阮大铖⁸的私交也很不错，二人还成为了“文笔挚交”。通过杨文骢，龚贤与马士英、阮大铖也有着一定的交往。龚贤曾有一枚“臣贤”的印章，但这枚印章只

出现在他早期的少数作品中，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龚贤随父亲迁居南京后，他的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时的南京正是富有革命热情的“复社”⁹文人们聚集的中心，龚贤与复社文人和赞助复社的爱国人士们都有密切的交往，包括顾与治、方文、葛震父、杨日补、屈大均等人，度过了他一生中难忘的“翰墨场”生活。在反对贵族地主专权的斗争中，复社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他们和阮大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复社文人还撰写了声讨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揭》，清晰地揭露了阮大铖搜刮民财、贪污谋私的种种罪状，后来迫于压力，阮大铖只好逃到南京城外的牛首山上躲藏起来。

对龚贤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尴尬的社交局面：一边是自己的师兄和相关的声名狼藉的政治集团；一边又是富有革命爱国意识的好朋友们。在这样两个敌对的阵营面前，龚贤的立场是微妙的。从目前的史料来看，在声讨马士英、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揭》上，没有龚贤的署名；阮大铖上台得权后，大肆捕杀复社和东林党人士，

在逮捕名单中也没有见到龚贤的名字。这么说并不是指龚贤过于圆滑世故，而是在那样惨烈血腥的政治斗争中，年轻的龚贤只能将自己的真情实感隐藏起来，甚至是只能寄托在诗词之中。比如，当好友抗清名将史可法被俘虏不屈而死后，龚贤满怀一腔悲愤之情写下了长诗《哭史可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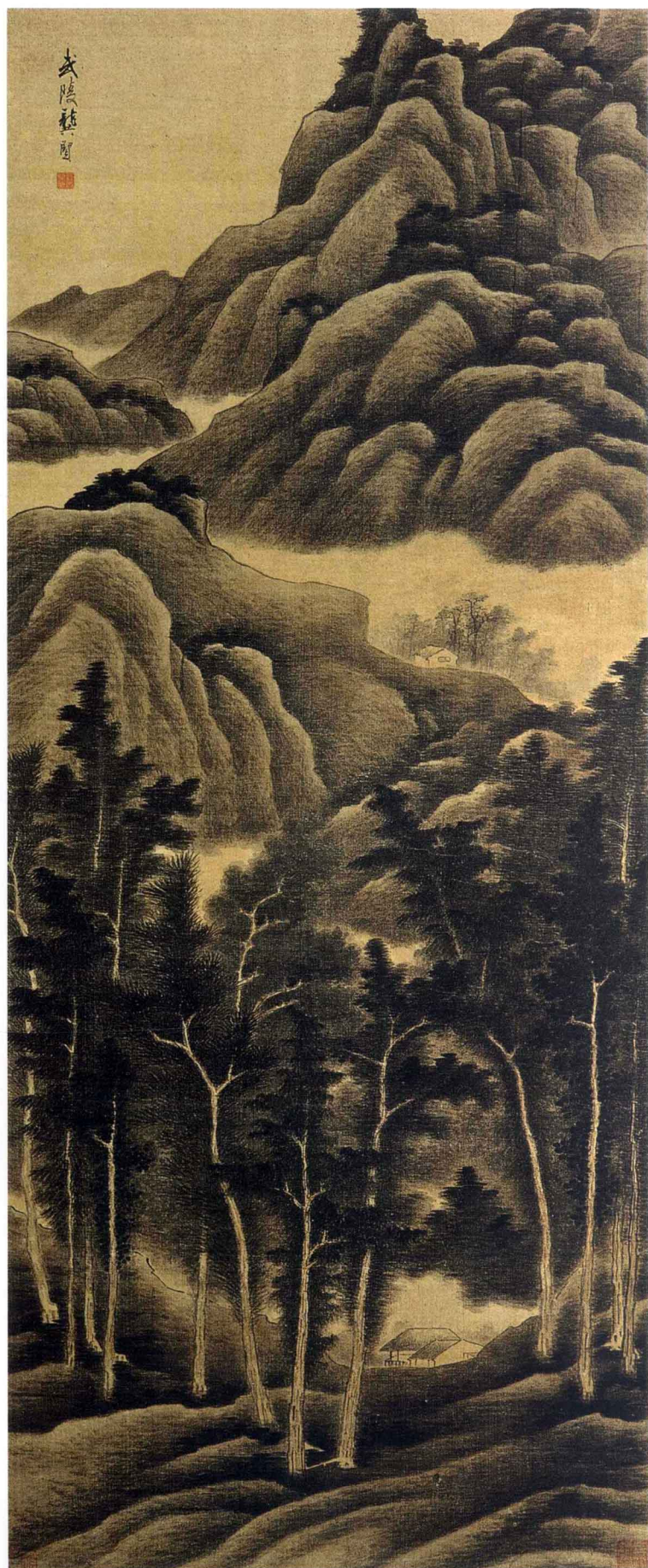
处于明清朝代更替、革命浪潮迭起的历史背景中，龚贤不可避免地具有了“遗民”身份，但不能由此而导出“伟大的艺术家也是伟大的革命者”、“龚贤是一位始终充满强烈革命精神的明朝遗民”类似的简单结论。龚贤一生的生活经历是丰富复杂、坎坷曲折的，他的心态也在不断变化，尤其是他早年与两个对立的势力集团的交往，不及而立之年就已身处各种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因此他在少年时代就深知自己“不谙世事，难为官吏”。当他晚年隐居“半亩园”回忆起年轻时的这些经历时，在诗文中无不感慨地说道：“嘘嗟少年日，识事苦不深，自知非通才，奚足承华簪。”或许是幼年时期亲情的缺失给龚贤造成深深的孤独感，这种痛感一直都潜藏在他的内心不曾消失。他的性格敏感而柔弱，处世非常谨慎，一生都在尽量回避与外界的正面冲突，多数情况都是采取“取中”的处理办法。可以说，龚贤一生都生活在内心巨大的矛盾与挣扎中。

经年作客海安镇，爰比将添隐者扉¹⁰——逃亡扬州 设帐海安

由于激烈的政治斗争，龚贤在1644年

前后离开了南京，前往扬州。转年，扬州城被清军攻陷，清军屠城十日，一座昔日的繁华都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灾难。龚贤的《北郊》一诗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清军戮杀洗劫后的扬州惨状：“十里旧娼家，空留月片霞。野田埋战骨，出鬼种桃花。曾触兴亡感，翻为古今嗟。吾生多不遇，此地最繁华。”在这场浩劫中，龚贤因为住在扬州城的北郊而幸免遇难。他曾在《将之广陵留别南中诸子》中有“壮游虽我志，此去实悲辛。八口早辞世，一身犹旁人”的诗句，这些诗句隐含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龚贤从南京逃往扬州之前，他的生活似乎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事情，包括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内的家中亲友都相继过世了。到了扬州不久，龚贤又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的生死浩劫，这种种的坎坷经历，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段难以抚平的伤痛记忆，使本来就内向寡言的龚贤更向往着清静安宁的生活。

1648年秋，龚贤接连收到泰州海安的朋友徐逸的几封来信，邀请他到自己家里担任私塾老师。龚贤与徐逸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但平时疏于联络¹¹，此时龚贤也正想离开扬州，便欣然应邀前往海安。海安是靠近海崖的一片盐碱地，人烟稀少，草木荒凉。寄居乡野的生活是单调而孤寂的，尤其是凄冷的深夜，更容易触动文人多愁善感的心绪，龚贤就曾作诗：“自劝杯中酒，颓然独醉翁。坐听四壁静，虚费一灯红。岸打寂寥水，鸟惊呜咽风。故乡在何处，客久忘西东。”（《夜坐》）“扶醉主人去，吟诗客自留。蛙声随野



龚贤

夏山过雨图

绢本 水墨

141cm×51.6cm

南京博物院藏

阔，月色过庭幽。反以栖迟地，深余归隐谋。荒庄能有此，更接水边楼。”（《宿徐氏别业》）这些诗文都透露出他伤感凄凉的情怀。而这时的龚贤也已经将心态转向回避尘世的纷扰，他的交友圈也逐渐转向与绘画、文学相关的艺术圈了。在徐逸设办的宴席上，龚贤就与吴嘉纪¹²、王鸿宝、季康等当时的许多文化名流相识并成为挚友。

徐逸是一名博学多才的文人雅士，龚贤非常欣赏他的才华，敬重他的人品，二人惺惺相惜，否则龚贤也不会毅然前往这样的荒凉之地生活达五年之久，直到1655年，龚贤才决定前往扬州生活。离开海安时，龚贤还特别写下许多诗词留给他在海安的弟子和好友。在海安生活的五年，使龚贤获得了比较清静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去研究诗词和绘画创作，我们读一读《草香堂集》中收录的龚贤这一时期创作的许多诗词，都是独具特色，耐人回味的。可以说，正是海安几年艰苦生活的磨砺，使龚贤的心态更加沉潜和成熟，也使他逐渐成长为一位更加纯粹的文人艺术家。

龚贤除了教徐逸的儿子读书作诗，有时也教他画画，龚贤还为学生绘制了大量图文并茂的课徒画稿。中国文化历来对“师者”是倍加推崇的，比起从政为官，中国文化对老师这个身份是格外看重的。龚贤从小接受的就是正统的“士大夫”教育，他内心始终秉持着“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儒学古训。因此，当他也作为一名“师者”教授学生时，他在履行“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之外，还言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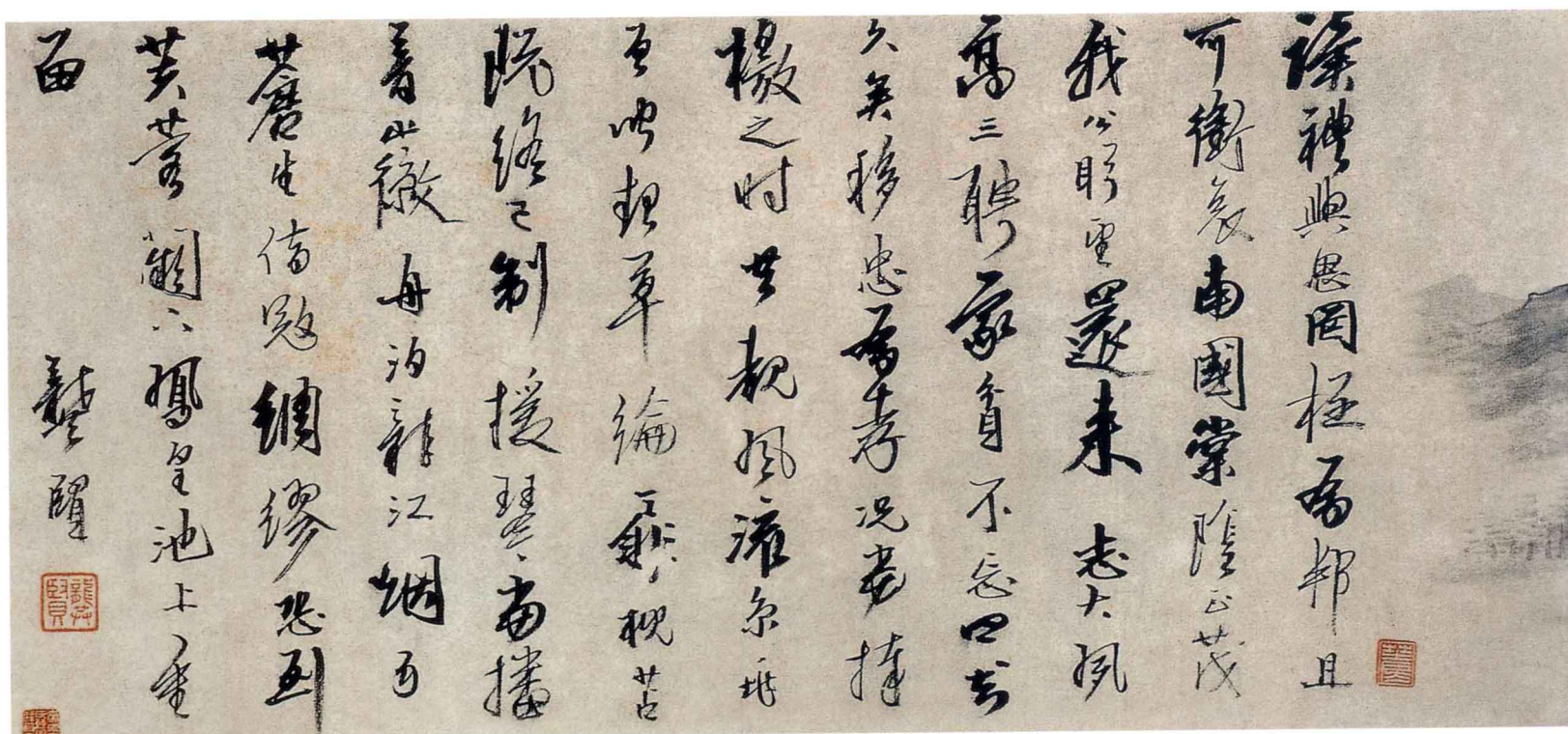
身教地给学生们传授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非常独特又十分重要的地位。

十载孤臣逐泛萍，扁舟何处问中兴¹³——客居扬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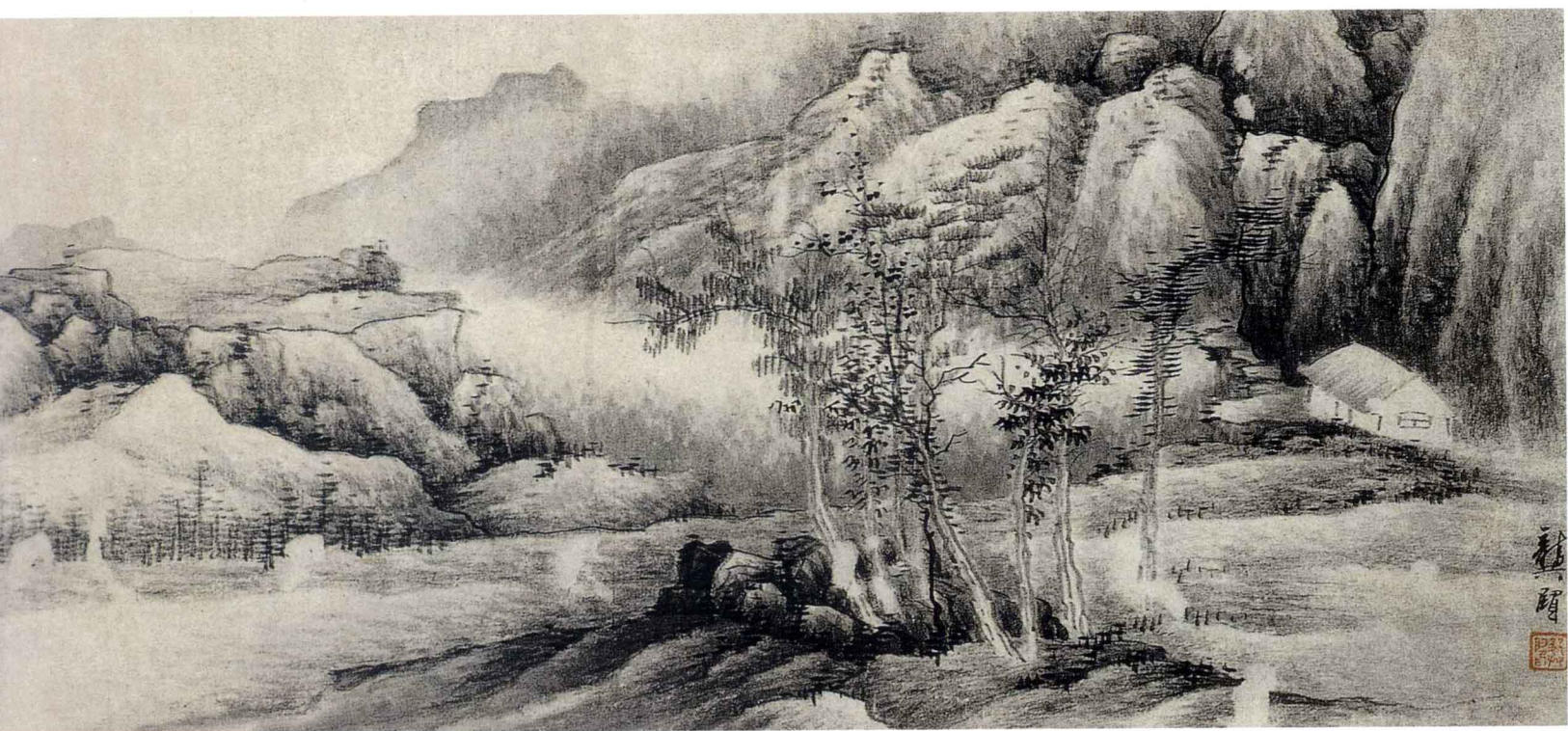
自从龚贤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一直是孤寂一人漂泊他乡，直到他在扬州住下来后才再次成家。龚贤对这位夫人是十分满意的，他曾吟诗慨叹道：“荡子中年复有家，柴门流水向山崖。娶来小妇疑仙女，为我移栽天上花”。婚后不久，龚贤又喜得贵子，这对他无疑是一个莫大的人生慰藉。龚贤为儿子取名龚柱，并教他作诗画画。

自从隋朝开凿大运河以来，扬州就因为地处长江及运河的水运枢纽要道而日益显示出重要的作用。盐运之路经过扬州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这也成为扬州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之一。许多盐商富贾聚集到这里买卖或转运食盐，以供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等地区的民食之用。明末战乱过后，扬州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到了清代，扬州盐运业的发展更是数倍于前代。经济的繁荣很快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许多文人艺士都汇集于此，卖画谋生，开阔眼界。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以及再度成家得子的养家之需，龚贤也决定留在扬州，主要靠出售书画、著文课徒来养活一家子人。

一些盐商除了做生意，还经常用闲余



龚贤
山水卷
纸本 水墨
27.1cm × 118.9cm
上海博物馆藏



的银两购买、收藏古代的绘画佳作，龚贤与他们也有很多来往，并从盐商那里看到了不少古代的画作真迹，这对他的山水画创作起到了重要帮助。¹⁴ 在扬州，龚贤还经常与一些朋友谈诗论道，仅他在《草香堂集》中提到的友人就有60多位，包括文学家、金石学家、艺术家、收藏家、学者等许多当时的文化名流，如周亮工、胡介、陈允衡、浙江、查士标、王士禛、朱彝尊、吴伟业、黄周星、黄白山、张大凤等。这些人十分欣赏龚贤在诗文、绘画上的才华，其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龚贤一生中重要的艺术资助人。

而且，龚贤一生的挚交、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评论家、收藏家周亮工¹⁵，也对龚贤的绘画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一臂之力”。其实，龚贤在青年时期就和周亮工结识了，并深深感叹他的藏品之丰富、精妙。在《周亮工藏画册》中就有一段这样的题跋：“乙酉（1645年）二月望后八日，龚半千同观，因叹栢园为赏鉴巨眼。”1669年，龚贤在为周亮工所集的一本画册中也曾写下跋文：“诗人周栢园先生有画癖，来官兹土，结读画楼。楼头万轴千箱，集古勿论，凡寓内以画鸣者，闻先生之风，星流电激，惟恐后至，而况先生以书召、以币迎乎。故载几盈床，不止如十三经、廿一史、林宗五千卷、茂先三十乘。登斯楼也，吾不知从何处读起。暇日偶过先生，先生出此册见示，余翻阅再四，皆神品、逸品，其中尤喜程侍郎二帧，因志数语，幸藻鉴在前，不然，吾几涉于阿矣。”1672年周亮工病逝，龚贤非

常悲痛，并写下四首挽诗《哭栢下先生》来纪念这位老朋友。

明朝覆亡后多年漂泊异乡的痛苦经历，在龚贤的内心淤积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孤寂与辛酸。其实在由明入清未殉节而活下来的许多人心中都有此种痛感，龚贤曾有诗句“悔将鬓发老天涯”，号为“悔迟”的陈洪绶也是如此，他们内心的情感又不仅仅是一个“悔”字所能涵盖的。在命运面前个人的渺小与脆弱，使这些“遗民”中的许多人都将自己“抛向”了宗教，试图为灵魂寻觅一个清静之处，比较典型的是清初的四僧画家¹⁶——朱耷、石涛、髡残、弘仁；还有一些人则活在了宗教与尘世之间，要么隐世，要么避世，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世红尘，龚贤就属于这样的人。青年时期，龚贤就与一些宗教人士有所交往，甚至他在中年时还成为了觉浪盛禅师的在俗弟子¹⁷，法名大启。但是，龚贤在书画作品中几乎不使用法名，通常都是以俗名署款。其实龚贤的一生都是一位在世的角色或者说是俗世居士，正如他早年被复社及马、阮两大冲突势力裹挟挤压一样，在对待出世、入世的问题上，龚贤的态度上仍然是“中和”“微妙”的，这也进一步加深了伴其一生的巨大的内心矛盾与挣扎。

可以说，龚贤这种巨大的内心矛盾是晚明文人的一个缩影。这种复杂的心态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晚明时代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元明时期，程朱理学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理学旨在弘扬人生理想、精神价值和道德境界。然而当

它一旦成为官方哲学，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时，也就逐渐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崛起于明中叶、盛行于晚明的王阳明的心学，则强调人的能动意识，发挥人的主观精神，因而带有明显的反传统精神。对当时死气沉沉的社会而言，它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理学的逐渐衰亡，不但对统治者是一种威胁，也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心态，传统价值观的崩塌在人们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另一方面，明末政治的腐败黑暗，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发生激烈残酷的党派之争，加之外族入侵，内外交困，许多文人对于国家前景感到无比失望。正如黄汝亨在《复吴用修》中描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地，就恰当地反映了晚明文人的理想人格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强烈冲突：一面追求超越世俗的精神解脱；一面又无法摆脱人世间的物质需求和名利羁绊。因此，尽管许多晚明文人选择避世出世、出家为僧或是崇尚清供、雅玩等生活方式，他们悠然的外表仍无法掩饰住内心巨大的冲突与焦虑。

扬州生活的十年不是龚贤绘画创作的高峰期，作品数量不是很多。这段时期，龚贤将大量的精力、热情投入到对中晚唐诗歌的搜集与选编中，坚持了数十年之久，历尽千辛编成了《中晚唐诗纪》。他没有选编充满豪情的盛唐诗歌，更加喜爱朴实伤感的中晚唐诗歌。安史之乱引发的近十年的空前战乱，使唐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败，这个时期的诗歌也染上了悲凉惆怅的情绪。因此在中晚唐诗歌中，盛唐诗中

那种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消退了，而是代之以人间的种种不公与生活的艰辛。唐王朝由盛转衰与明王朝倾覆的历史命运很是相似，这种战乱萧条的时代阴影也使晚明文人士子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极大的落差。龚贤在扬州生活的十年就像一寄无根的浮萍，外界好不热闹，内心却无比孤寂清冷。明朝灭亡后，龚贤绝无仕清之意，因此更增添了他心中的“孤臣”漂流之感，于是只能在“歌罢”“酒醒”后独自徘徊吟哦，这位苦吟诗人终于在中晚唐诗歌中找到了情感上的共鸣。龚贤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十分窘困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整理，四处筹资刻稿。更为特别的是，龚贤主要搜集那些不太著名或不为人所知的中晚唐诗人的作品，后来由于养家糊口的压力以及数目可观的印刷费用，龚贤难以再继续下去，留下了许多刻稿没有钱印刷出来，幸好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已经有70多位诗人的作品得以刻印出来留给后人。正因此，周亮工将龚贤赞誉为“中晚唐之功臣也”。

万累已全息，荒园足自怡¹⁸ ——归隐金陵

倦鸟归林，落叶归根。1665年左右，年近半百的龚贤终于告别了生活十年的扬州返回他的第二故乡南京，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24个春秋。龚贤在扬州生活时，就经常往来于扬州和南京之间，在返回南京定居之前，他已经先将妻子和孩子安排好在南京住下。回到南京后，龚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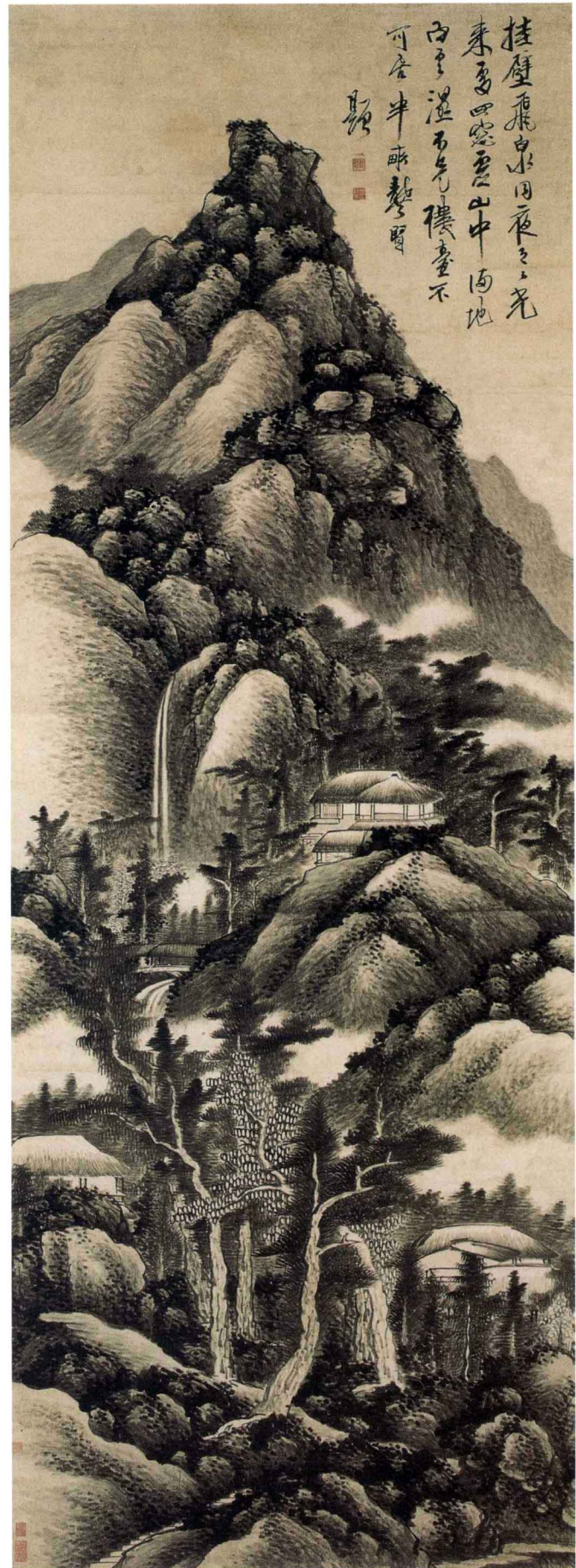
经历了几次搬家。最初住在钟山西麓，邻近王安石的故居“半山园”。他在《吴王故宫》一诗中提到“野老何知识，耕烟御路旁”。“吴王”指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御路”就是明故宫的御路，也就是今天南京的御道街，距离半山园很近。龚贤也有“半山”、“半山野贤”、“钟山遗老”等多枚常用印章。历史上，中国文人以所居之地作为自己名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一年以后，龚贤迁居到长干里一带。我们可以从方文的《虎踞关访半干新居有赠》一诗中对他这次搬家的原因略知一二：“移居不喜近长干，俗客来多应接难。路山清凉台更远，宅如书画舫犹宽。梅花竹叶充庭际，万壑千峰绕笔端。只是吾徒太寥廓，新诗吟罢与谁看。”由于当时的长干里在南京城南，属于繁华闹市之地，民庶杂居，嘈杂不堪，为了避开与各种“俗客”的应酬，龚贤不得不再次迁居。

最后他选择了清凉山东麓的虎踞关作为晚年的居所。清凉山，古称“石头山”、“石首山”，位于南京城的西面。相传诸葛亮将金陵的地势比喻为“钟阜龙蟠、石头虎踞”。清凉山因为建有清凉寺而得名，它曾是南唐后主李煜的避暑行宫。龚贤在他的《清凉寺》一诗中这样说道：“闻道清凉寺，前朝避暑宫。松深三殿绿，佛古一灯红。石径藏幽鬼，荒苔吟细虫。感慨兴废事，坐到月朦胧”。对于漂泊一生、渐入暮年的龚贤而言，这样僻静安宁的地方才是他最向往的隐居住所，而对于南京这座旧京的兴废往事，他更是感慨万千，不堪回首。清凉山不是很高，

上面有台，也叫“清凉台”。龚贤还花了一些银两在这里购置了四五间瓦屋，自己称为“半亩园”，从此他就在半亩园过起了寄情书画、课徒作诗的隐者生活。

谈及“半亩园”，不得不提到龚贤晚年结交的一位忘年好友——王翬¹⁹。王翬的人生经历与龚贤有着天壤之别，他一生富足，应召赴京绘制《南巡图》后更是名声大噪。清代诗人柳塘在《与王翬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余始得观石谷先生画于澄墨，今有属矣。后往来吴门，见龚子半干，今年石谷扁舟来，目空一世，独顾好半干与余，则门外人不能忝一语也。因半夜话云。”这位“目空一世”的年轻画家，却“独顾好半干”。因为艺术上的相互欣赏，龚贤曾经专门作诗请王翬为他的“半亩园”作一幅画，王翬欣然应允了，龚贤倍加感动，后来在给王翬的回信中还感动地说道：“手持先生贻赠半亩画幅，展之惊魂动魄，不觉五体投地矣，复何言说，可尽谢忱耶！”可见二人之间诚挚的友谊。

听说自己阔别多年的好友龚贤回到了南京，方文²⁰欣喜至极，立刻前往钟山拜访探望。方文的女婿是王概，可能是由于这层关系，王概后来成为了龚贤的学生，跟随龚贤学习绘画。王概在绘画上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成就，但他与朋友编刻的《芥子园画谱》，对于清以后中国画的发展，以及中国画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使王概的名字被写入了中国美术史中。《芥子园画谱》中图文结合的形式与龚贤的课徒画稿非常相像，在这一点上，王



龚贤
挂壁飞泉图
纸本 水墨
273cm×99cm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龚贤
山村林屋图
绢本 水墨
155.8cm×55.5cm
安徽省博物馆藏